

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通过30年之际,全世界面临的土地荒漠化问题依旧严峻——

# 当全球四成土地已经退化

梁凡

今年6月17日,是第30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通过30周年纪念日。在该《公约》通过30年之际,全球荒漠化问题依旧严峻,防治荒漠化、修复退化土地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7日发表视频致辞,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荒漠化和干旱。古特雷斯说:“我们正在破坏养育我们的地球。每秒钟,约有4个足球场的健康土地在退化。”他呼吁各国为12月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创造良好气氛。

今年荒漠化和干旱日的主题是“为了土地联合起来:我们的遗产,我们的未来”,旨在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可持续的土地管理。

荒漠化是土地退化的一种,指本就相对干燥的土地变得更加干旱,生产性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水域和植被丧失。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今年年初发布的公报显示,全球多达40%的土地已经退化,影响到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全球每年退化的土地面积达到1亿公顷。尽管各国都在进行着同荒漠化的抗争,但荒漠化仍以每年5万~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疯狂扩张。如

果不立即采取行动,到2050年,荒漠化可能影响全球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

无论对人类生存发展,还是对自然生态而言,荒漠化都构成了巨大挑战。荒漠化不仅会造成农业生产减少,威胁粮食安全,还会造成水质和水供应情况恶化,影响水安全。水安全状况恶化又可能导致传染病滋生,威胁人类健康。

与此同时,土地荒漠化会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又可能通过干旱、高温等极端天气,导致已退化土地上的水土流失加速、森林火灾风险上升,从而造成更多荒漠化。

二

需要注意的是,荒漠化和天然沙漠是两回事。荒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内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可能导致荒漠化的人类活动,包括农田和牧场扩张、工业和城市化、矿产和能源开发等。

气候变化与荒漠化息息相关。气候变化导致干旱、热浪和野火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日益增加,从而加剧了荒漠化和土地退化。

一项气候评估显示,中亚地区气温的升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由于近年来气温异常升高,该地区更易发生干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亚的沙漠气候带已经向北

蔓延了100公里之多,威胁到了各国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据联合国统计,目前中亚有超过1.5亿公顷的土地受到干旱影响,其中1.33%为严重干旱,0.23%为极端干旱。随着土地资源退化,水资源萎缩,许多独特的动植物物种无可挽回地消失,“咸海正在一代人的眼前消失”。

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发布的数据,全球每年有20亿吨沙尘进入大气,超过四分之一的沙尘暴与过度开垦和放牧等人类活动有关。全球每年因此损失近100万平方公里的耕地,而中亚地区所受影响最为严重。

《自然》杂志称,中亚之所以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主要是因为该地区60%以上的地方都气候干燥,降雨稀少。由于植物和其他生物可利用的水资源稀缺,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很容易上升,导致土壤中的水分加速蒸发,增加干旱的风险。

三

在第30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到来之际,《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卜拉欣·蒂奥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尽管全球土地退化的速度仍然很快,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多年来为恢复退化的土地作出了卓越努力。

蒂奥表示,30年来,人们积累了很多科

学知识,也看到政府、机构、公司和个人如何在土地恢复方面有所作为,从而造福经济、造福人民、造福生态系统。

蒂奥称赞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对于中国防治荒漠化的故事,他表示自己“不仅听过,而且亲眼见过”。他说,中国正在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落实和世界作出巨大贡献。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关系,比如中国正在与中东国家分享知识和经验,还与非洲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合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介绍,2016年至2019年,来自多方的约50亿美元的资金已投入全球防治荒漠化以及应对土地退化和干旱的努力中。这些资金帮助124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一系列项目,旨在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应对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带来的挑战。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为生态系统恢复每投资1美元,就可带来多达30美元的回。在正确的地点恢复15%的土地并不再转变其用途,有望避免60%的预计物种灭绝。

2021年至2030年为联合国大会确立的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示,各国在履行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计划的承诺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各国承诺恢复10亿公顷的退化土地,并对海洋和沿海地区作出了类似承诺。为了实现10亿公顷的土地恢复目标,10年时间大约需要1万亿美元的投入。



## 中马建交50周年图片展在吉隆坡举行

以“携手同行 合作共赢”为主题的“中马建交50周年图片展”日前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开幕。展览精选100张历史照片,生动展现两国交往的重要时刻。图为近日,一名女子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观看中马建交50周年图片展。

新华社记者 朱炜 摄

## 他信:人到晚年,再遇波澜

毕振山

本来可以安度晚年的泰国前总理他信,近日再次卷入一起案件。

泰国刑事法院当地时间6月18日发表声明说,该院当天受理了泰国总检察长办公室针对前总理他信的起诉,他信被指控在2015年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的言论涉嫌违反泰国刑法第112条以及《计算机犯罪法》。不过,在他信支付了50万泰铢(约9.8万元人民币)保释金并上交护照后,刑事法院批准了他信的保释申请,并要求他信未经允许不得出境。

泰国总检察长办公室是在今年5月18日决定起诉他信的,理由是他信的相关言论涉嫌侮辱君主制,因此违反了刑法第112条。该条款规定,任何人诋毁、侮辱或威胁国王、王后、王室继承人或王室成员,都将被判处最高15年有期徒刑。对于这些指控,他信完全予以否认。刑事法院计划于8月19日审理此案。

现年74岁的他信过去20多年经历了大起大落。2001年到2006年,他信两度担任泰国总理,受到民众广泛支持。但是在2006年,他信政府遭军方政变推翻,他信被迫流亡海外,只在2008年短暂回国。

尽管如此,他信家族在他信去职后仍继续在泰国政坛发挥影响力,并与保守派和军方势力进行了长期博弈。在此期间,他信妹夫颂猜和妹妹英拉先后出任总理,但巴育2014年出任总理,标志着他信家族暂时失败。

2023年5月泰国国会下议院选举,他信女儿贝东丹率领为泰党东山再起。保守派势力在大选中受挫,但远进党成为第一大党,该党党首皮塔向总理之位发起冲击。然而,远进党要求改革刑法第112条的一系列主张无法得到保守派的认同,皮塔没有在保守派控制的上议院获得足够支持,从而与总理之职擦肩而过。

远进党出局给了第二大党为泰党机会。该党主动抛弃远进党并与巴育、巴威等人领导的保守派政党妥协,从而使该党候选人赛塔在2023年8月成功当选总理。赛塔当选总理当天,他信也结束多年流亡生活回到泰国。

此后,他信先是因之前受到的多项指控而被逮捕并判刑8年,随后又被泰国国王特赦,刑期减至1年。今年2月,他信获得假释回到家中,正式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不过,赛塔执政并不意味着泰国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的终结。今年1月,泰国宪法法院裁定远进党要求修改刑法第112条涉嫌侵犯君主罪,泰国中央选举委员会3月提请宪法法院下令解散远进党。6月18日,宪法法院决定将此案推迟到7月3日再审。

赛塔与保守派的合作也不是一帆风顺。今年5月,赛塔任命他信的亲信皮彻为总理府办公室主任。皮彻曾因涉嫌贿赂法官被判处6个月监禁,上议院40名议员于是指控赛塔此项任命违宪,要求宪法法院罢免赛塔。宪法法院同样在6月18日决定将此案推迟到7月10日再审。

有泰国媒体指出,赛塔和他信双双被指控可能是保守派向为泰党发出的警告。赛塔政府的一些政策被认为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而他信获假释后颇为活跃,也引起保守派的担忧。

目前,泰国正在进行上议院选举,这被认为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以前上议院被保守派控制,250名上议院议员可以左右总理选举。而根据宪法,新一届上议院议员将减为200人,且无权选举总理。这200人将从20个行业和领域中选出,选举结果预计将于7月初公布。

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新一届上议院无权选举总理,但可以影响宪法法院和选举委员会的任命,所以选举结果如何仍可能关乎泰国未来政局走向。他信和赛塔的命运如何,远进党是否会被解散,现在看来都还是未知数。



## 挪威北极小城的“午夜太阳”

极地小城朗伊尔城是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首府,位于北纬78度,离北极点只有大约1300公里,是地球上纬度最高的城镇之一。这里的常住人口约2000人,学校、医院、邮局、银行、警察局等公共设施齐备。由于极高的纬度,这里每年有长达4个月的极昼和4个月的极夜,从4月下旬到8月下旬,游客可以欣赏到“午夜太阳”的奇观。图为当地时间6月18日23时左右拍摄的挪威斯瓦尔巴群岛首府朗伊尔城和附近的海湾。

新华社记者 张玉亮 摄

## G一周数读

2%

英国5月通胀率三年来首次降至英国央行2%的目标水平。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数据标志着英国持续高涨的生活成本压力得到缓解。过去几年,英国当地物价螺旋式上升,通胀率在2022年底一度达到11.1%的峰值,此后通胀率逐渐下降。与此同时,英国央行仍在警惕通胀反复的迹象,并密切关注服务业的工资和价格走势。投资者和经济学家预计,英国央行不会立即降息。

## 10万亿

针对全球有2.5亿少年儿童失学的现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发布名为《不作为的代价:儿童和青少年失学造成的个人、财政、社会损失》的报告说,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2030年前,失学和教育不足问题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预计达每年10万亿美元。报告估计,只要将过早辍学或缺乏基本技能的年轻人比例降低10%,一个国家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会提高1%至2%。

## 近5万人

近期,手足口病在日本多地扩散。根据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最新通报,日本全国已有17个府县的病例数达到了“警报级别”,而2024年截至目前的累计病例数更是多达49516例。病例数前三的地区分别是大阪府、兵库县和鹿儿岛县。据介绍,该病主要在婴幼儿中传染,患者口腔、手掌和脚底等部位会出现皮疹或水泡,严重时会引起脑膜炎和心肌炎,目前还没有针对此病的有效疫苗。

(莫荞菲 辑)



## 烈日下的绿色动力——中企助力埃及打造区域清洁能源中心

在埃及阿斯旺省沙漠腹地的本班光伏产业园内,一排排光伏面板将充沛的光照资源转化为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离不开的宝贵电能。中国三峡国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亚非绿色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的新能源电厂本班光伏电站项目,规划建设40座太阳能发电厂,总装机容量约2千兆瓦,目前已有32座发电厂建成并投入运营。埃及电力和可再生能源部今年4月发布声明说,本班光伏产业园将帮助埃及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预计每年可减排200万吨二氧化碳。图为近日,在埃及南部阿斯旺省的本班光伏产业园,工人对光伏面板进行巡检。

新华社发(艾哈迈德·戈马 摄)

# G7峰会难以摆脱“小圈子”桎梏

## 阅读提示

在新时代背景下,G7应当与G20、联合国等全球治理主平台机制相向而行,多做促进合作而非加剧分裂的工作,多做劝谈促和而非火上浇油的工作,多做“先富带后富”而非独占经济科技成果优势的工作。只有这样,G7才能更新其存在价值;否则,逆世界潮流而动,只能走向“历史的反动”。

惜形势比人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包含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G20正式取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2020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直言,G7不能恰当地反映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非常“过时”的集团。

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自主自觉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了快速发展、普遍崛起,这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少数几个西方领导人坐下来开会就能垄断国际经济金融权力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G7国际代表性严重不足,具有明显的封闭排外“小圈子”特征,不符合“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的历史潮流。G7成员自其1976年举办首次峰会以来相对固定,俄罗斯曾在冷战结束后短暂地、部分地加入,但旋即又被剔除在外。

进入21世纪以后,G7峰会的主办国开始邀请一些国家领导人参与特定议题的讨论,“G7+”的形式作为一种弥补措施成为常态;这既可以为西方领导人的聚会“装点门面”,又可以延伸议题领域、借机扩大西方治理的效力。

例如,今年意大利便邀请了教皇方济各以及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印度、约旦、肯尼亚、毛里塔尼亚、突尼斯、土耳其和阿拉伯酋等国领导人参会,嘉宾数量创历史新高。受邀者中非洲国家领导人居多,彰显G7加大拉拢“全球南方”,特别是意大利梅洛尼政府有自己的“小算盘”,欲将意大利打造为“连接欧洲和非洲的关键枢纽”,在能源气候、关键矿产、移民难民等问题上均需要非洲国家的参与和支持。

G7还特别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俄乌问题会议,另有联合国秘书长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负责人参加有关经济金融议题的会议。但必须指出的是,G7首先是一个西方国家内部协商决策的“小圈子”,对其核心会议和决策,受邀国家领导人始终被排除在外。

面对俄乌冲突延宕、风险持续外溢,G7峰会决定征用被西方国家冻结的俄罗斯3000多亿美元资产产生的利息,在今年年底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约500亿美元贷款,以此对外展现西方团结“挺乌抗俄”的决心,并将此作为所谓会议“重大成果”。但“用

俄罗斯的钱反哺乌克兰”的做法,必然会进一步推高俄西对抗,加大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复杂性。

此外,面对巴以冲突引发的严重人道灾难,G7视若无睹。面对气候变暖致使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急需的资金援助,G7口惠而实不至。面对发展中国家对货物贸易互联互通的期待,G7屡次空谈非洲的“洛比托走廊”“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等计划,却并未将多少真金白银投入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与此同时,G7却充当起美国遏压中国的政治工具,打着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旗号,拉拢盟友、打击异己,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霸凌霸权,这种做派破坏了主要大国关于国际秩序平等对话的价值基础,无益于大国合作开展全球治理。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新时代背景下,G7应当与G20、联合国等全球治理主平台机制相向而行,多做促进合作而非加剧分裂的工作,多做劝谈促和而非火上浇油的工作,多做“先富带后富”而非独占经济科技成果优势的工作。只有这样,G7才能更新其存在价值;否则,逆世界潮流而动,只能走向“历史的反动”。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大国关系室主任,副研究员)

## G管窥天下



王磊

6月13日至15日,2024年G7峰会在意大利举行。美、英、法、德、日、意、加七国和两位欧盟领导人,围绕“两场冲突”、能源气候、印太战略、全球经济、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其应变能力有限、内部分歧重大,实际成果寥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实力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集团国际话语权的大小强弱。G7的GDP总量在20世纪70年代占全球经济的60%以上,巅峰时期接近70%,这也是其昔日呼风唤雨的“底气”所在。

但时过境迁,国际经济格局如今发生根本改变,G7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已降至3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数据显示,全球前十大经济体除了G7成员国外,中国、印度、巴西另居其三,且各自的位次有望继续上升,此外还有更多新兴国家“排队加入”前十名,预计2030年前后新兴国家将占半壁江山。

西方发达国家自然不会主动让位,可